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



(第七辑)

# 谁是猫人?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第七部



谁 是 猫 人？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 著  
[德] 玛格达莱妮·汉克-巴斯费尔德 图  
王德峰 译

中 华 书 局

Wer ist der Katzenmann? by Thomas Brezina

© 1997 published by C.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 München  
within the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猫人? / [奥]布热齐纳著; [德]汉克·巴斯费尔德  
绘; 王德峰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ISBN 7-101-03831-X

I . 谁… II . ①布… ②汉… ③王… III . 儿童  
文学-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969 号

---

丛书名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书名	谁是猫人?
著者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Thomas Brezina) www.thomasbrezina.com
绘者	[德] 玛格达莱妮·汉克·巴斯费尔德 (Magdalene Hanke-Basfeld)
译者	王德峰
责任编辑	董慧洁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1/2 字数 72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831-X/Z·476
定 价	8.00 元

---

## 目 录：

- 1 发胶——一场恶梦
- 7 阴森可怕的树林
- 13 猫的叫声
- 20 为虱子发出的警报
- 28 现在应该怎么办？
- 35 拜罗·邦德真会照顾小黑猫
- 44 佐罗
- 52 偷猫的说法流传开来
- 59 但是，但是，康卡先生！
- 68 难道是坏人出没的地方？
- 74 谁在小树林里闹鬼？
- 83 一种恶意的威胁
- 90 小心，伙伴们！
- 99 一个共同的特征
- 105 “克莱克斯”
- 113 鼻子差点被咬掉
- 120 树林中的荒唐事
- 127 救命恩人
- 131 猫的知识



## 发胶——一场恶梦

你 嗨！我是巴斯蒂安，我的头发乱糟糟的，长的像草那样。至少是京·康这样认为，想必他有自己的道理。他到底是我们的地理老师。

头上长草的说法首先是把我弄到一种引人关注的、特别可怕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步。没过多久，又使我底了虐待猫的嫌疑分子。

偏偏是我，一个把动物看得比什么都重安、酷爱各种动物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我同我的好朋友莉娜和卢克斯一样，也是为了像护动物进行了许多侦探活动，因而被特为动物侦探。我们帮助那些处于困难之中的动物们脱离困境，我们为保护动物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这一切都因为那管发胶，我为了使自己的头发能像刺猬那样冲上绽开，看起来特别与众不同、特别酷所使用的那管发胶。

卢克斯每次在浴室里看见我的头发像刷子一样冲上绽开时，他都笑得前仰后合。“你可真像那种我所认识的最爱打扮的田鼠。”前不久他还这样取笑我。

我最爱打扮，而且像田鼠？为了惩罚他，我用冷水管子冲他，弄得浴室里像发了大水一样。

就是那天晚上，当我们过完复活节假期回到寄宿学校的那天晚上。我利用复活节假期去看望了我的在挪威工作的父母。他们在一家研制和生产制造宇宙飞船钢板的工厂工作。

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机场，我在飞机起飞之前买了一管发胶。

发胶就摆在一个货架上，货架上还有一幅广告画，上面画的是几个得意忘形的青年人，他们的头发全都向外竖着，像刺猬一样。

我正需要这种东西。我心里想，今天可算碰巧了。于是我就买了一管，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上面全是挪威文，我反正看不懂的。

回到寄宿学板的当天晚上，我马上就洗了头，想试试这种发胶究竟怎么样。

我把发胶在用前摇了摇，因为这是一种环保型产品，没有助喷气体在内，不摇晃就不容易喷出来。

从管里喷出的发胶是白色的，还带有一种柠檬味清香。我把这种发胶抹到我的头发上，正要使头发竖起来时，莉娜在外面敲我们的房间门。

莉娜办什么事情都十分有条理。她的背袋里背着我们神秘的小狗拜罗·邦德。整个复活节假期里，拜罗·邦德都是在她那里度过的。

拜罗·邦德是一只非常讨人喜爱的小狗。它看起来虽然像一只普普通通的白毛小狗，脖子上总系着个红色的围巾，但实际上它是一只同普通小狗完全不同的神秘小狗。

它热情地向卢克斯和我问候，舔我们的手。当我们也趴到它面前时，它就用前爪挠卢克斯的鼻子，并且也想挠我的鼻子。

突然间它趴到地上，死盯着我那满是发胶的头发。它闻了闻，摇着就使劲儿地打起喷嚏来。

莉娜和卢克斯自然是马上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发胶一直还在我的头发上，这就使我感到奇怪了。通常情况下，发胶是很快就进到头发里去的。我想让我的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可是这种发胶却依旧停留在头发上，沾得我满手都是滑不溜唧的。



拜罗·邦德死盯着我那满是发胶的头发。

我往镜子里一看，发现可糟糕了：这东西把我的原本深褐色的头发给染成绿色的了，而且是草绿色！

我立刻就把这种泡沫状的发胶洗掉，狠狠地用清水冲洗我的头发。但结果是什么用也没有，头发依旧是草绿色的。

当我带着满头绿发走进房间时，卢克斯和莉娜大笑了起来。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开玩笑，但当他们看到我那张可怕的面孔时，他们就不再笑下去了。我这个笨蛋竟然糊里糊涂地把染发膏当作发胶买下了。

一般说来，我是不会轻易就着急起来的。可是这满头绿发却叫我怎么也沉不住气了。可以肯定地说，

第二天我们全班都会拿这个来取笑我的。怎么办？

莉娜倒是还真有主意。“去找菲欧娜。”莉娜说，“她一定会有办法帮助你的。”

菲欧娜每个月到齐特巴特寄宿学校一次，给那些愿意理发的人理发。她很瘦，瘦得就像一根牙签，可是声音却非常高。她在给人理发时，嘴里还说个不停，像瀑布那样不停顿地哗哗往下流着。所以，我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魁克阿贝拉”，意思就是她尖着嗓子叫唤不停。有一次我脱口而出竟当着她的面叫了她一声“魁克阿贝拉”，她不但没有生我的气，反而倒觉得这个外号满有趣的。

去找菲欧娜，这是个好主意。她一准儿能把我头发上的绿色去掉，还我深褐色头发的本来面目。

“带着拜罗·邦德，它十分需要到外面去活动活动。”莉娜对我说。

我把拜罗·邦德装在我的背袋里带出了寄宿学校，在寄宿学校里是严格禁止喂养各种动物的。因为齐特巴特夫人，寄宿学校的校长说她对动物发毛有过敏症。可是我们的神秘小狗在寄宿学校里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齐特巴特夫人却并未因此多打喷嚏。

在学校的围墙上，有一个很小的暗门。这个暗门，除了莉娜、卢克斯和我，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谁都不知

道。

我从那个暗门溜出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戴上一顶美式棒球帽遮住那绿色的头发。

我离开寄宿学校时还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晚竟会有那么多非同寻常的经历。



尽管天色已黑，我还是戴上一顶棒球帽以遮住那头绿发。



## 阴森可怕的树林

拜 罗·邦德不但非常聪明，而且还有许多本领。这是一位特工人员教给它的。

它十分勇敢，可是要是坚持给它洗澡，它却会吓得浑身发抖。对于火光，它同样也是害怕的。

菲欧娜的理发店在栗子树胡同，离理发店不远，她有一处不大的住房。到她那儿去最近的路就是穿过紧挨着寄宿学校后面的那块很大的草地。

这一天晚上，刚好在草地中间燃起了一堆大火。从远处我就听见有人在火堆旁边又唱又笑又玩弄乐器。而那堆火并不是篝火，而是要大得多。火焰冒出有几米高。

当然，拜罗·邦德不敢弄往前走了。它就地坐下，

哀求我不要再逼着它往前走。

“你用不着害怕的。”我小声对它说，把它抱在怀里。我抱着它，使它看不见火光，想赶快走过去。

然而，拜罗·邦德却依旧不听话，它在我怀里乱折腾，我不得不把它又放到地上。可它竟像被毒蜂蛰了一样，拔腿就跑。我自然得跟在它后面跑过去。

它跑过草地，然后消走在同草地接壤的小树林里。

“喂，站住！拜罗·邦德，你回来！”我在后面冲着它叫。我的确不是胆小鬼，但是那个小树林还是叫我有点儿害怕——它被人们称为“绞刑架树林”。据说在中世纪的时候，过个城市的绞刑架就竖在那个地方。据说，直到今天那些被绞死的鬼还时不时出来闹腾。至少是寄宿学校里年岁大的学生们都这么说。

拜罗·邦德还好，没有往绞刑架树林深处跑。它蹲在一个树墩子上，害怕地把两只耳朵竖了起来。它看到我追上它时就是这个样子。

“一堆火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我们顺着树林旁边走过去就是了。不过不走树林里好不好？”我对拜罗·邦德说。为了安全起见，我把牵它的绳子拴在它脖子上，把绳子牵在手里。

正在这时候，我身后“咔嚓”响了一声。

把我吓得心跳速度加快了一倍。

是谁？

拜罗·邦德把嘴巴放在树墩子上，把屁股抬得高高的。它的这个姿势就是告诉我：危险，快躲起来！

它看我并没有马上躲起来，于是就又坐到了那树墩子上，不过它举起了右爪。它晃动着自己的小爪子，意思是说：小心，危险！

我一下子转过身去。我对自己说，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你也好知道应该怎么对付。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还是吓得两腿都发软了。

在我身后，大约 50 步开外的地方，有两个人的背影显现在灌木丛中。由于天色灰暗，我只能看到两个人的背影轮廓，看起来像一男一女，他们正在朝我这个方向看呢！

突然间我看出了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脸。这张脸颜色很灰暗，就像死人的脸那样。我被吓得一下子就蹲到了拜罗·邦德身边。当我又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时，原先的那两个人的影子却不见了。

真的是鬼吗，难道说？

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鬼的。

拜罗·邦德还一直举着它的那只右爪子，伸着鼻子闻着迎面吹来的冷风中的气味。这是一股股来自树林

的微风。与此同时它还用它的右爪子不断发出信号：危险依然存在！

“过来，我们继续前进好了。”我催促拜罗·邦德。

可是，我们的这只神秘的小狗对我的话好像根本不予理会，反而向树林深处跑了过去。

跑了一阵之后它停了下来，叫了几声，好像是问我什么地方。.

它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的话它是不会这样的。我深深地做了几个深呼吸动作，壮了壮胆就朝着拜罗·邦德的方向走了过去。

原先的那两个人是存也看不见了，当然了，我也并不是很想存见到他们。

拜罗·邦德还在不断往树林深处跑去，直到跑到小树林的那一边，它才停了下来。我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才追上它。它躲在三棵已经倒在地上、并且腐烂了的树干下面，那枯树上的已经干透了的枝条看起来就像许多只伸向空中的手。

“拜罗·邦德，你追是要子什么嘛？”我一面“呼哧呼哧”喘着气，一面问它。

它把小脑袋转了过来，冲着我轻轻地发出了“乌夫”的声音，意思是叫我闭上嘴，别作声。

接着它又举起了它的右爪，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



拜罗·邦德举着自己的右爪，  
我转身看到灌木丛中有两个背影。

盯住草地的方向。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这是一轮明月，把草地照得雪亮。然而，这样的月光照出来的草地，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鬼神出没的地方。



拜罗·邦德又举起了它的右爪，两眼死死盯住草地的方向。



## 猫的叫声

我 看见了一只很大的猫，而且是站在两条后腿上。这是一个人，只不过戴着个猫头面具罢了。

我立刻拿下了眼镜，擦了擦。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只要是看到了我不能相信是事实的现象，我就会拿下眼镜擦一擦再戴上，以便看个究竟。

我戴上擦过了的眼镜之后，那个猫人仍旧站在那里。他是得很慢，几乎是蹑手蹑脚地在移动脚步，两只手还插在他那黑色的皮夹克兜里。

而在他的身后，却跟着一群猫。我数了一下，共有16只。而且所有的猫都扬起了脑袋，鼻孔相着空中，围在那位猫人身边。